

第二卷

沉落的城 ①

沈める城

⑧ 辻井乔 著
丁莉 译



作家出版社

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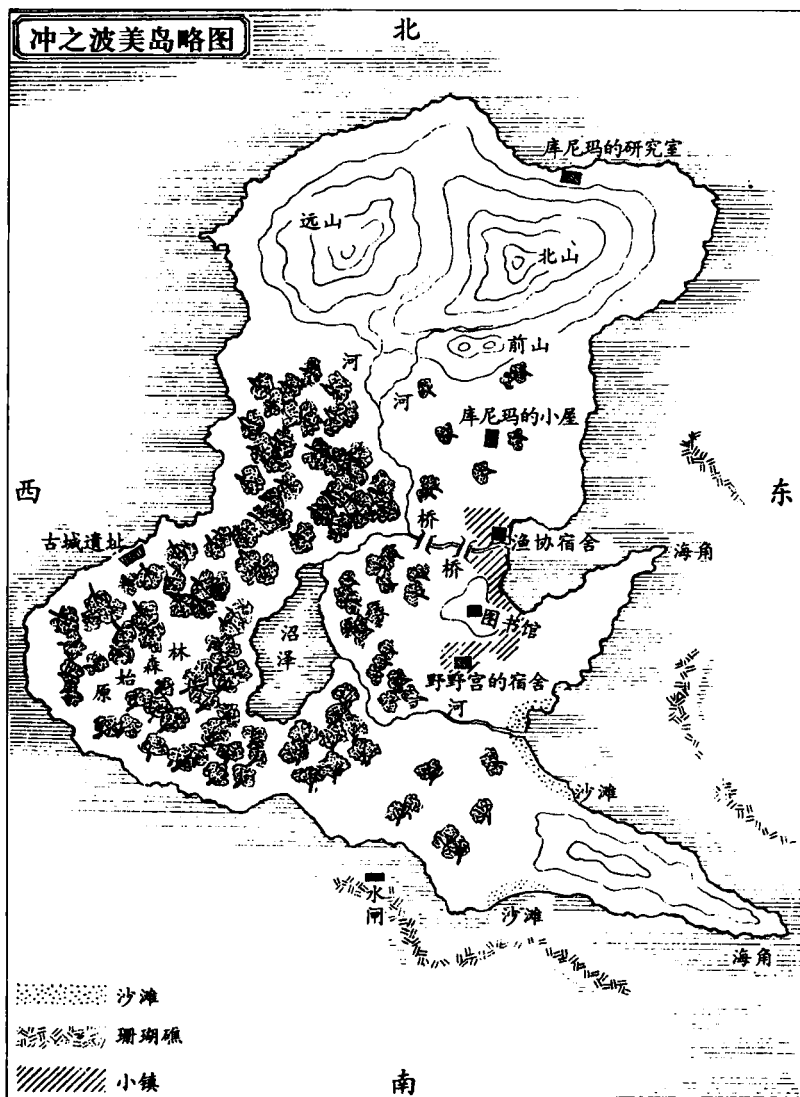
沉落的城 ①

沈める城

① 辻井乔 著 丁莉 译

作家出版社

冲之波美岛略图



目 录

序章	1
第一章	5
第二章	32
第三章	68
第四章	95
第五章	124
第六章	180
第七章	231

序章

读完庄田邦夫留下的日记，我的视野里浮现出几个鲜活的场景，鲜活得如同自己身临其境一般。这倒不是因为他的文笔多么出色，条理多么清晰，而是因为他的文章里有种不可思议的东西。这么说可能有点奇怪，但在我看来，他写的东西中，脱离现实的那部分内容最有说服力。

庄田邦夫本来就是那种只要闪现一个念头就会把它当成现实中发生的事情，让它在心里生根发芽的人。很难判断这是他的才能呢，或仅仅只是臆想。我跟他一块在波士顿留学时，他的这种性格倾向就已经很明显了。这一特征后来被人赞誉为企业家的独创性，也表现为对员工的威信。然而，庄田私下里一直都认为自己不适合搞经营，他的日记和笔记里处处流露出这种想法。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刻意在言谈举止中表现出自己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家。他也知道做到这一点需要有演技。由此看来，他的确有一种蒙骗世人的才能。

但是，庄田并没有去效仿他的岳父——楠食品的创始人——楠元太郎，尽管比起自己的父亲来，他似乎跟岳父更为亲近。而他的父亲庄田启介直到死都没有卸下那身智慧型国际企业家的行头。

庄田邦夫处于自信与不安的激烈矛盾中，这导致他采取了两种行为方式。一

种是做一名信心十足威风凛凛的企业家；另一种则是完全沉浸于幻想，几近于无拘无束的自然人。

尽管背负着这种可能造成人格分裂的矛盾，他仍然是个业绩丰厚的企业家，这一点毫无疑问。我和庄田邦夫属于1945年战后留学生中较早的那批，我们曾一起在波士顿的大学攻读过工商管理，庄田的成绩我可以证明。但当我浏览他的日记准备以他作为原型写一部传记体小说时，让我无从下笔的是他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幻想癖，以及主观主义者和理性企业家的双重形象。

比如在失踪前的笔记里，他对自己作为食品生产商所实行的综合战略的利弊和成败进行了极为冷静的客观分析，紧接着记述了一个古怪的场景。我推测这两段记录应该不是同一天写的，便仔细做了调查判断其前后关系，比如笔迹、纸质之类。可是不管怎么查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两段记录是同一个晚上连续写成的。我是不会随意处理资料得出结论的，这一点也是我和庄田在波士顿留学时的导师、教授经营思想史的H.K教授曾反复强调的一点。

庄田笔记里那古怪的情景大致如下：

我们步履维艰地在原始森林中走了好一阵子，忽然进入了一片高耸的榕树林。树林中央有一块草地，好像一个广场一样。这唤起了我幼时的记忆，因为我曾在森林中度过数日。

低矮的灌木不见了，四周的景象颇似一座隐蔽的宫殿。过去我也曾被抓进宫殿，可那里很黑，而这儿是那么亮。我和理惠再也迈不动步，便坐了下来。

我们留意着四周的动静，在榕树林边上坐下，商量今后该怎么办，可是并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有人想要我们的命，这种情况下是万万马虎不得的。

最后我们都觉得最让人担忧的是大臣打来电话那件事。对那件事可以反过来作出如下解释。

杀人案是为了把我逼上绝路而设的圈套。背后的谋划者是谁呢？是大臣身边的人，还是外国公司的手下？

总之，我有必要同意外资对公司进行收购，而这事一经谈妥，那个知晓过多内幕的人自然是除掉的好。于是追兵就冲着我来了。

如果这一推测有误的话，则可以解释成另一种情况，即我被卷入了激进派的

内讧。理惠向我提起过激进派的一个诗人和我长得一模一样。

果真如此的话，我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替罪羊，更加走投无路了。

还有第三种情况。

他们可能把我当成冲之波美岛的人了。冲之波美岛是联系我和诗人，也就是庄田邦夫和野野宫银平的唯一线索。

“他们是不是因为我和你的关系才那么想的？”

理惠小声说，口气里听得出对这个推测的厌恶。在我们商量的过程中，她的脸像大风天里南国的森林，忽明忽暗。

“从我的出生地、到与那珂崎时实那帮人的来往、再到对伊坂杨严隆信下落的追查……这么一步步推下来，他们联想到冲之波美岛也是顺理成章的。

“也许是我执迷不悟，不过那座岛的确很美啊。

“我也完全可能是客观上与楠元太郎的关系而被盯上的。”

我坚持道。我不想把遭受袭击的原因全都归结到她身上。夕阳西斜，黄昏悄然降临，淹没了森林。

“今晚就在这儿露营吧。我去找点儿吃的。”

我说罢站起身来。运气还不错，走了没多久就找到了香蕉椰子和野生番木瓜的果实。我在森林里采集着能当晚餐的食物，忽然有种似曾熟悉的感觉，仿佛很久以前就做过同样的事。

理惠在地上铺好塑料布当饭桌，我们的晚餐便是刚刚采摘下来的水果。榕树梢间，大颗大颗的星星一闪一闪，像风的眼泪。

“早就想跟你这样了。”

夜里，我们在榕树下相拥而卧时，理惠在我耳边轻声说。那帮人的袭击实在是有点不明不白，我们知道他们不会再来，不安也就迅速消散了。

“很久很久以前我就想过这种生活了。”

她说的很久以前，大概是指她来到这世上以前吧。和理惠的交合，让我渐渐进入仙境。我和楠伸子结婚其实只是为了能够加入到一个当时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团体中去，尽管那时自己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这么一想，我便再没有任何顾虑。我们尽情做爱，然后进入了梦乡。

在庄田的这部分日记后面不妨接上我们在冲绳本岛北端采访的那段，尽管这样编辑或许太随便。

第二天，风停了，碧空沉静，万里无云。这一天又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可到了傍晚，就在太阳即将沉入东海那一刻，有村民看到两个身影从边户海角尽头猛地坠入海中。两人的身影起初合在一起，但中途却分开了，像两个漆黑的石块消失在海里。

“可不是咋的。茅草捆子掉下来还散得满地都是呢。”

派出所的中年巡警接到报告后不紧不慢地说，边摩挲着腰边站起身来给县警察局打直线电话。

这些记述中的有些人物的确是我认识的。理惠就是陪庄田邦夫度过晚年的女人安部理惠。酷似庄田的诗人野野宫银平我也是知道的。那珂崎时实比他们年轻得多，原来是激进分子，是理惠弟弟的同学，这些都是事实。我记得和那珂崎时实头一次见面时，他剃着锃亮的光头，这使他端正而突出的五官更添了几分异样的锐利。关于冲之波美岛，这个地图上没有标记的岛屿，我和庄田还有过争论。因此，可以说这部日记所描绘的场景中出现的人与事全都是实际存在的。然而，袭击事件令人不知所云，大臣的电话疑点很多而又无法查证。关于楠家长子媳妇治子被杀一案虽有记录，但犯人早已查清。至于庄田邦夫是否涉嫌此案，我们采访过的警方人员对此只是付之一笑，尽管我们没能确认他当时是否经手此案，但他写的日记里有几处提到了这个案子。总之，不能下定论说描写的情景是完全虚构的。

出版社委托我为时任楠食品公司董事长的庄田邦夫写传记，而我在研读资料后，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提出要采用小说形式。这是因为我认为一个经营学学者用传记、公司史之类的体裁不可能写出他的全貌。作品中出现的那个名叫雨尾弘的经营学学者自然就是我了。

第一章

读了庄田的日记之后我回想起的场景之一是在总理官邸召开的经济方针国民会议。那天，我和庄田邦夫聊了很久——我们有好几年没这么畅谈了。这也是由于那年春季会议成员大幅更换，我和庄田邦夫都当了新任委员的缘故。

到了预定时间，总理入场之后，只见电视台的照明灯齐刷刷地打开，报社摄影师的闪光灯也亮个不停。

“发言请按照事先书面通知的顺序。总理出席时间有限，所以请每个人控制在三分钟以内。”

会议主席发了话。

“弄得跟仪式似的。”我一边想一边审视着这位身为著名经济学家兼大学校长的会议主席白发下的面庞。看起来得有七十过半了。几条粗皱纹托着两颊松弛的部分，细皱纹下的阴影给人以面容慈祥的错觉。嘹亮的男高音与他的年龄不太相称。我暗暗地拿他和我多年未见的旧日恩师作起比较，后者就坐在和我隔着一个人的位子上。我和庄田留学期间他作为交换教授也在波士顿待了一段时间。教授比我晚一年来到波士顿，于是担任向导、料理生活琐事之类的任务就落到了我头上，我们甚至还有过一起流连在深夜街头的经历。也因此，我们比普通的教授和

学生关系来得更为深厚。那都是快四十年前的事了，真是岁月不饶人啊，那天教授显得十分憔悴，当初那个宣称要对凯恩斯理论进行发展性修正的日本少壮派学者的风姿已然尽失。教授用颤抖的手将方才发的蛋糕切成小条放进嘴里慢慢咀嚼，仿佛在用牙龈把蛋糕一点点磨碎。我禁不住移开视线，环顾起会场，竟在委员中发现了庄田邦夫。我和庄田从波士顿回来后不久曾一块办了一家面向外国企业的广告代理公司，一干就是三年多，可打那以后，我们有了各自的生活，见得就少了。尤其这几年两人都很忙，见面的机会更是屈指可数。

劳动界代表第一个发言，就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失业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年，大大小小的会我参加了不少，多数人在他发言以前我已知道他要讲什么。每个人都在扮演一个事先安排好的角色，听的人也得做出一副认真倾听的样子。偶尔也会有人不按剧本说话，不过那样的人很快就会从戏台上消失。庄田邦夫会怎样呢？我思考着，发现自己完全想不出他在这次经济方针国民会议上扮演哪类角色。他之所以当选委员当然是因为他是食品业界的领军人物，不过他很有个性，常常会让人预料不到他会提出什么主张。紧接着，金融界委员开始谈对稳定外汇市场的期待，这也是老生常谈而已。然后又有两三名委员彬彬有礼地谈了各自行业的主张，建筑行业的委员就如何抑制地价高涨发表了见解。所谓国民会议，更像是一场智商大比拼。委员中开始有人打盹，我觉得无聊，便决定观察一下会场。

拱形天花板上吊着四盏星形的大装饰灯。脚柱似乎模仿了中世纪洞窟的风格，柱子之间有一排窄而长的窗户，窗户上挂着白色蕾丝窗帘，透过窗帘，窗外强烈阳光照射下的景物也显得朦朦胧胧的。从前，青年军官们曾手持机关枪袭击总理官邸，至今墙上还留着弹孔。大概十年前我随一个经济学家团体来此参观时看到了这些弹孔。这帮青年军官大部分都因叛国罪而被处决了。如今，他们寄托梦想的地方正在举行和平而沉闷的仪式。会场的氛围让人想到柔软的蚕茧或是巨大的鱼腹，我们就被关在里面。

我慢慢将视线移回到大臣们的座位。稍微发挥一下想象力的话，会发现这里有鲇鱼和海鳗一样的面孔，有精悍的逆戟鲸和细鳞鲀，还有河豚、鬼鲉、海马等各种各样的动物。一位像鲛鰐鱼一样的大臣打了个哈欠，慌忙用洁白的手帕擦了

擦脸。

大臣座位对面是摆成凹字形的委员座位，中间的空地有两个速记员，手中的铅笔动得飞快。红色的地毯上织着欢快的太阳花纹，日晕的颜色是向日葵黄，八成是二战结束后新换的地毯吧。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一部电影的名字：《会议在跳舞》。

这时候，一位经济学家的一句“货币供应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使会议气氛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守在各大臣座位后面的各部委官员顿时紧张起来，我的思绪也重新回到现实中。某位报刊评论委员如同是受到了鼓舞般地接着他的话说：“泛美时代已经走到尽头了。”他列举数字证明美国已由债权国转为债务国，指出美国总统的政策失败。而跟美国总统建立起密切关系可算是现任内阁的业绩之一，这明摆着就是在批评总理。财务大臣向前伸着脖子注视着那个经济学家，仿佛在思量这个人到底有什么后台撑腰敢斗胆批评现行金融政策。而后面的农林水产大臣则同坐在他旁边的大臣一直在小声嘀咕着什么，二人属于同一派系，兴许正分析下届选举的形势呢。总理面无表情地在眼前的纸上飞快地写着什么，我猜他心里肯定在抱怨：“国际关系有多复杂你们懂吗？还在这儿指手画脚！”

这时候，食品业界的委员开始诉苦：“受农业保护政策的影响，白糖、小麦及所有原料都在涨价，可产品价格却一再压低，再这样下去的话没法干了。”没想到一向无动于衷的农林水产大臣意外地举起了手，“目前乌拉圭回合正就废除农作物及水产品非关税壁垒问题进行谈判，我部会密切关注其进程，对你提出的意见作进一步的研究。”他宣读的不过是政府事先准备好的回答。就在此时，庄田邦夫举起了手，大会主席露出惊讶的神色，问道：“是相关发言吗？”估计原定计划中并没有安排他发言。

“如果外资进入食品工业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的话，应当会有利于政府的对外政策。我想借此机会征求一下政府的意见。”

我看到那一刻总理眼睛一亮。

“这个问题的具体内容可能会对政府的施政方针产生很大影响，有必要进行官民之间的充分协商。”

总理回答完毕后再次用锐利的目光盯着庄田，可他却若无其事地做着记录。

这一瞬间，总理和庄田两个人似乎都藏起了锋芒擦身而过。而庄田邦夫也隐约展露了他的魄力——那个接替岳父楠元太郎就任楠食品总经理后屡获成功令同行望尘莫及的庄田邦夫。

总算到了退场时间，总理开始针对各项提问与意见进行总结性讲话。

“各位今天提出的问题都非常重要，但政治家并没有对这些大的议案作出逐一解决的能力。”他明确表示。

“各部门官员办事尽管时有官僚主义和策略主义之嫌（此时委员里响起一阵谨小慎微的笑声），但的确是很尽职很努力的。对抗压力集团的也是政府官员。我这么说并不是推卸责任，但我们今后将会防止行政臃肿化，并努力为建设小政府创造必要的环境。”

委员们有的动了动身子，有的再次轻轻发出附和般的笑声。仿佛是在肯定总理八面玲珑的答辩技术，又像是在同一个竞技场上享受比赛的乐趣。

会议主席致完闭幕词后，我站起身来，再次去恩师那里打了个招呼。

“年轻就是好啊，常听人说你很活跃啊。”

老师这么一说，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只不过写了几本闲书，心里还一直担心会被人批评呢。

“我明年也五十五了，再不拿出点实打实的研究成果就说不过去了。”

“说什么呢，你看我，能参加这个会都谢天谢地了，去年刚生了场大病。”

教授有点前言不搭后语，我怀疑他耳朵是不是不灵了。这时庄田邦夫走近前来。后来我回忆起这天的事情，想起当年当学生时，先发制人的总是庄田。

和庄田第一次见面是在波士顿留学的时候。有一次，一些战前作为船舶公司派驻人员只身来到这座城市并安家落户的日本人，给我们这些为数不多的日本留学生开了个联谊会。就是在那里，到波士顿还不到三个月的我见到了已经在那儿上了一年大学的庄田。

“你还没有女朋友吧？”头一回见面他就用英语劈头问道。

“我不行。”

庄田个子高高的，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我被他的气势镇住了，老老实实在地

回答道。

“你是想说你眼睛不行吧。这么想的话留学生活可就坚持不下去啰。”

我窘得红了脸，脸一红就更惨不忍睹。我有很严重的斜视，因此我认定自己不会有女人喜欢。

“有缺陷女人才会送上门来呢。她们会觉得找到了能够尽情展示自己肉体魅力的对象，可以逗逗木头墩子开开心。而且对她们来说，这还是个展示同情心的好机会。”

“我不喜欢被人同情。”

“哎哟哎哟。”

庄田的声音里带有取笑我的成分。

“你要是觉得同情这种廉价的情感没有价值的话，那即使滥用这种情感你也应该不会在意才对。其实你内心是向往被人同情的吧？”

接着，他像背诵什么似的说道：

“我不喜欢那种靠同情别人而感受幸福的人，他们太可悲了。他们太缺乏羞耻心。”

可能是因为当时心里很不高兴，我感觉他说的话十分深奥难懂。

“失陪了。我住这儿，有空来玩吧。”

庄田递给我一张名片后走了开去，马上加入到另一个圈子里。

后来，结束在波士顿的几年留学生活后我回到日本，在银座和庄田不期而遇。那时也是他从远处跟我打招呼。

“我还想是不是雨尾呢，那么仪表堂堂的，都不敢认了。”

庄田的语气里带着一点嘲讽，眼里却满含亲热，不停地打量我。

尽管跟庄田的初次见面让我有点不太适应，但之后在波士顿的三年我们关系密切，共同度过了留学时代，直到庄田因为父亲突然去世先我一步回国。我的第一个女朋友也是庄田帮我找的，她是密苏里人，而庄田的同居女友朱丽叶则来自爱尔兰。

我能改掉斜视造成的木讷寡言的性格也多亏了庄田，学生们开讨论会时，他总把发言的机会让给我，使我适应那种场合。跟人打交道时的机敏圆滑、约会异

性的方法等等全都是跟他学的。正因为有这样的交情，我们后来在银座偶遇后便一起创办了一家小型广告代理公司，那时我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也还不太确定。

“嗨，好久不见了。”

庄田上身略向左歪——这是他的习惯动作，伸出右手好像要搭在我肩膀上。

“可不是嘛。”

我回应道。

“你一点没变嘛。”

庄田闭口不谈他自己。他认出了我旁边的教授，转向他问候道：

“哎呀，您好，我是在波士顿拜见过您的庄田邦夫。”

“好，好，老友重逢啊。”

教授端详着我们两个人，似乎回想起自己被人称作少壮学者的时代，眼中露出些许留恋。

这时，方才发言的建筑界代表走了过来。参加这种政府会议的好处之一，就是如果有什么事不用专门登门造访也可以在轻松友好的气氛中拜托别人。

“还是那件事。”

代表对庄田说，他扭过身子背对着我，表示不想让别人听见。

“我的手下总算拟好了两三个方案，我想让他们去给您说明一下。”

我跟身材矮小的教授接着聊了几句，看庄田跟建筑业人士还没有谈完的意思，就说了声：“那回头见。”准备打道回府。

“噢，有件事想听听你的意见，今晚我在这儿，你方便的话赏个光吧。有个茶话会，很随意的。”

庄田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张叠好的纸条，没等我回话就再次转向建筑业人士接着谈起来。

我走在总理官邸的红地毯上，打开他递给我的纸条，上面写着——时流研究会，地点阳光庄二层，时间：八点至十点，预定出席人员：……

写在地点示意图旁边的名字也有我认识的学者及报刊编辑部的人员等。下面有一行庄田手写的字：“你愿意的话，我想把你介绍给大家。过来看看吧。”

根据庄田邦夫写的日记，那天经济方针国民会议结束后，他回了趟公司，并提前离开了新宿的总公司，漫步在银座的街道上。对于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的他来说，这可是十分难得的。夏末的黄昏在逐渐暗淡，路旁橱窗的灯光则越发耀眼。他从一条小路走到另一条小路，脑中回想起经营广告公司那段青春岁月。走着走着，发现一家格外亮堂，像是珠宝店的门口有什么东西在微微动着，便走近前去看个究竟。好奇心是庄田性格的一部分。他将脑门贴近窗玻璃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小男孩在骑一辆银制的自行车。随着小男孩不停踩动脚蹬子，照明灯的光线也一闪一闪的。小男孩的动作是有规律的，按说光线的反射也该有一定的频率，可每次闪光都不尽相同，呈现出彩虹般的光晕。

看着看着，那小男孩仿佛和自行车一起飘了起来，在空中越飘越高。幼年时庄田曾做过类似的梦。在波士顿时，他去过教堂背面的墓地，那里种着暗绿色的针叶树，上面停着好几只鸽子。当他凝视着眼前的场景时却发现鸽子不知什么时候从树枝上消失了。那时他也和现在一样，有种被牵引进什么东西里的感觉（他日记的原话是这么写的）。鸽子不是飞走了，而是活生生地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庄田将脑门从橱窗上移开，四下环顾，确定自己的确身处傍晚时分的银座。他冷静下来，再次认识到每当自己的心境与周围的状况存在决定性差异时，就会出现刚才那种幻想。刚到波士顿那阵，他曾担心当地人会怎么看待日本人，毕竟日本人在几年前还是他们的敌人，为此他甚至想好了对策做好了准备。然而不久他就意识到，跟那段历史相比，这个讲求理性、重视功效的国家和自己之间存在着更本质的差异，而自己却又恰恰是来这里学习工商管理的学生。不过在波士顿生活了不久，庄田又发现身处这个国家有个好处，那就是时不时会在人群中找到能与自己心灵相通的人。

日记中还写道，庄田望着橱窗中飘起来的小男孩，想起了留学第二年暑假跟几个兴趣相投的同学去四处周游的事，那次旅游的终点是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当时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那时我尚未习惯国外生活，总是怯生生的。庄田给我介绍了一个女同学，那次她也一起去了。他看我一副不懂如何跟女孩交往、

缩头缩脑的样子，便催促道：“你磨磨蹭蹭地等什么啊？”然后告诉我：“朱丽叶也是了解了我的缺点才跟我好上的。”

朱丽叶觉察到两个日本人在议论自己，便用猫盯老鼠一样的眼神盯着庄田。庄田给她简短地解释了男人之间的谈话内容。

“是的，庄田很可怜的。”

她点头道。我当时想必是一脸讶异。庄田有着不输给美国人的体魄和交际能力，我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缺点。不过庄田似乎缺少家庭温暖。每次谈到家庭，他都变得神色黯然，尤其绝少提起父亲的事。

在波士顿时，有一次庄田跟我说起一座高塔。

他说：“那塔高耸入云，根本望不到塔尖，就像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伸出双臂，给我讲那塔的崇高，那份令人感受到永恒生命的静谧，语气如醉如痴。

“就像巴别塔？”

我略带犹豫地插了句。我记得屋里的另一个学生说：“想进入异界，不一定非得是塔，桥不也行吗？”

我还记得那时庄田对他流露出的轻蔑表情。当时，学生之间正流行着某种文化人类学式的讨论，如何进入异界啦，入门仪式又是如何传来的啦等等，说白了不过是在卖弄学问而已。

“大家脑子里塔的概念就只是在眼前观赏的建筑物。”

记得那天回到寄宿的地方，庄田还对那场议论耿耿于怀。

“我说的塔是那种将你整个包容进去的塔，所以要仰望塔尖也是从塔里边望的。”

他又添了一句。我越发摸不着头脑了。

就在庄田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时，突然有个不认识的人过来打招呼：

“这不是野野宫先生吗？哎呀，真想念您，最近完全没有您的音信啊。”

这人大热天的还穿着一件旧巴巴的西装，系着领带，手里拎着一个硬塑料的旅行包。

庄田想说“认错人了”，可对方满眼放光的样子让他又有点为难。看起来对方对那个叫野野宫的人很有好感。庄田想起自己离开公司时，考虑到要去参加聚会，就脱了西装，换上短袖翻领衬衣和运动鞋。注意着装是庄田去波士顿后养成的习惯之一，这使他在外表上给人造成的格格不入感少了很多。我认为这是一种品位。

“不是，我……”

对方不理睬他的支吾，接着说：

“我自从读了《痕》之后，一直关注先生的作品，想和您见上一面，却联系不上您了。”

“不是，我那个……”

庄田再次推辞道。似乎是他的反应和预想出入太大，那人说了句“不好意思”就离开了。他大步流星地走着，歪了歪脖子。看样子他还在怀疑是否真的认错了人。估计认错人的这位是个出版社或杂志的编辑。

庄田目送那人消失在薄暮下的人群中，继续前行。抬头仰望，楼房顶上的天空中仅剩的余晖也依稀难辨了。走了没几步，就发现昏暗的胡同尽头聚集了一群年轻人。走上前去，有一座楼——估计从前是个澡堂，门口贴着一张海报，上面写着“剧团——风之牧民社剧场公演《黄色座位》”。庄田看到公演从明天才开始，刚要往前走，却听到一声“叔叔”，是个女孩的声音。

“今天我们彩排，您要愿意可以来看看。”

庄田犹豫了，一边想着自己的着装给人的印象一边四下顾盼。一个看上去很稳重的高个子年轻人点了点头，像在说“请吧”。

“这边来。”女孩迈开步子，似乎确信庄田会跟上来。习惯了被人怀疑的他，反倒经受不起被人信任。这或许是他的一大弱点。

“不要紧的，只是把几个短剧串起来，您什么时候走都行，只是想让您感受一下年轻人的热情。”

她自己明明也是个年轻人，却用这种口吻说话，看来是个准干部级人物。她在前面带路，背上像长了眼睛一样，说话时机恰到好处仿佛能看到庄田的一举一动：

“我的朋友都叫我‘阿仙’。”